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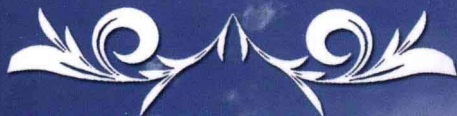
从心无声

释凡◎著

紫藤萝文学书系

001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CONGXIN WUSHENG

Chinese Wistaria Literature Series



中国书籍出版社

从心无声

释凡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心无声 / 释凡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68-2812-3

I. ①从… II. ①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444号

策划编辑 / 安玉霞

责任编辑 / 许艳辉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展华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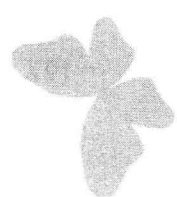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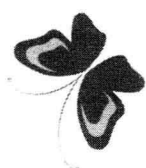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00千字

版 次 / 2012年06月第1版 2012年0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8
第五章	59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6
第八章	96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24
第十一章	136

第十二章	155
第十三章	175
第十四章	186
第十五章	197





在这座大城市中，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

第一章

1996年秋天，星期五

Love
1

1

张大妈名叫张惠，今年59，生日晚，十二月份的。今天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为一家人准备好早点，然后拾掇干净，等上班的上了班、上学的去上学，老伴张庚友出去忙活他那个修车摊子后，她才骑上三轮车去露天菜市场买菜。这就是她一天的开始，刮风下雨无一例外。

菜市场离张大妈家倒是不远，不过她每天都骑三轮车去。这三轮车装东西多少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车上还带着杆秤。秤倒是不沉，但秤砣沉啊。而且也不知道张大爷这是从

哪儿弄回来的三轮车，反正放着也是放着，那就骑呗！

不过吧，你说说，谁家上菜市场买菜还自己带着秤啊？要怕上当受骗去用公平秤称称不就行了？

不就行了？还真不行！张大妈死活不放心。没办法，张大妈就是这种精打细算的人，可是光买这秤也不少钱呢。真不用替大妈操心，这哪能难得住张大妈啊！也不知道是张大妈的孙子还是孙女，说他们在数学课上学过，还给计算过了，说是如果一次买菜缺斤短两达人民币价值一毛钱，那么只要天天买菜不间断，经过100天，这避免的损失就够买这个秤的，再之后就是稳赚。

其实这张大妈的秤吧，它也不打准儿。说是无奸不商，可有的商贩一见张大妈这架势有时候真蒙神，一蒙神不要紧，自己都得饶进去点儿。你看，用不了100天就能稳赚！

张大妈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菜市场。她骑车到菜市场用十分钟，然后花去一上午的时间买菜，最终十一点结束采购，再用十五分钟由菜市场返回，进家门儿。

她这忙忙叨叨一上午只能说明两件事。头一件：人老了，心思是比不了年轻姑娘，可有一件事永远不会变——“精挑细选”，把菜市场当商场逛。第二件：这治安真是个问题，防完偷钱还得防偷车，张大妈光锁车就得耗费五分钟。不过也不能什么事儿都怪社会，张大妈为了省点钱不把车存到车棚里去，而是将三轮车放在自家的楼门口里。但张大妈胆子大是有原因的，谁让人家老伴儿是修车的，对自行车方面的事情一门儿清呢。张大爷特地给三轮车配了三把锁，还手把手地教会大妈如何锁车。大锁套中锁，中锁套小锁，最后回

家时，还得把车座子卸下来拿回去。真是费尽心机。可是这车座子老卸来卸去的它就爱松，保不齐哪天就出问题。

张大妈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条街道，街道两侧都是住宅楼，这是她每天骑车回家必经的路。按理说，这又熟悉地形又熟悉路况的，不能出什么事啊。就怕这么想，粗心大意了不是！

张大妈骑车经过一个转弯处时，突然跑出来一个孩子，那孩子两三岁的样子，一看就是家长没拽住，撒了丫子了。眼看就要撞上了，连刹车的反应时间都没给大妈留。大妈下意识地一拧车把，孩子倒是没碰着，可车座子一松，“啪叽”，大妈摔到了地上。

哎哟，这岁数大了，摔一下能轻得了？张大妈趴在地上本想坐起身，可觉得身上一阵一阵地痛，就是撑不起来身子。

那个两三岁的孩子是由母亲带着的，孩子母亲也没想到，一下没拽住就闹出了事端。

张大妈这一摔，可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够呛。她赶紧跑到跟前，俯下身子问：“大妈，没事吧？”边说着，还想伸手把张大妈给拉起来。

“哎哟，别动我。”张大妈喊道。

听这么一喊，孩子母亲心里头直打鼓：真就摔坏了？这就不起来了？这不是要讹上我吧？！

一看这母子俩就不在这附近住，附近的街里街坊谁不知道，张大妈是个又实在又会过日子的人，一堆老头儿私底下都说：“哎哟，老张头儿真是有福气，娶了个好婆娘。”

这时，已经有几个人围了过来，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居

民，一眼就认出了张大妈。

“可别给拽起来，就让她这么待着，让她自己起来，这人老了，摔一下可别动她。”有人给支招说。

“等着啊，别动，我喊人去。”另一个人说。

听居民们七嘴八舌地一说，又把孩子母亲给吓坏了。她一把拽住站在一旁发愣的孩子，照着屁股“咣、咣”就是几巴掌，嘴里还喊着：“我叫你跑，我叫你不听话！”

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

“你打孩子有什么用，摔都摔着了，赶紧看看老太太怎么着了！”周围的人说道。

张大妈咧着嘴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倒是多亏了平时身子骨还算健朗，大妈缓了一会儿，硬是撑着地坐了起来，然后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坐到了三轮车上。

也就是个三四分钟的样子，张大爷就赶了过来。

张大爷名叫张庚友，比大妈大两岁，今年61。他退休前在工厂里当钳工，一干就是大半辈子。这退休了也闲不住，自己弄了个修车摊子，也算是补贴补贴家用。说是补贴家用，不赔就不错了！张大爷这人虽然一根筋、脾气急，可心眼倒挺好，免费修车那是常有的事儿。你说说这免费修车的钱得够大妈买多少杆秤啊！

修车摊子离家不远，就挨着居民区门口，要不张大爷也不能赶来得这么快。

“老张，你快看看吧，赶紧拿个主意，是回家啊，还是直接送医院啊？”一个街坊说。

唉，到了这节骨眼儿上，张大爷也不说劝两句，还数落

上了：“骑个三轮车你也能摔着！”

“我说你老张头儿，人家诚心摔着啊！这还等着你拿个主意呢，你说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个住在附近的大爷说道。

“大爷，要不咱把大妈送医院吧？”孩子的母亲对张大爷说。

“对，去医院查查，踏实。”“对，是这个理儿。”“是！”周围的人三言两语地附和着。

可是，“医院”这俩字是不能轻易对老年人说的，尤其有些老年人光听见“医院”俩字都能成心理负担。对于张大妈来说倒还好些，对于张大爷那可就了不得了。张大爷有个理论，他说了：说什么都不能去医院，要去医院也行，去了就再也不回来。

没法说、没法闹的，传统就是这样。得了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要是得了大病呢？扛一扛人就过去了。

“不去，去什么医院啊，回家躺着，不就是摔着了嘛，回家贴点膏药就行！”张大爷发了号施了令。

没辙，人家老头儿都发话了，谁再说什么都没用。

张大爷推着车，陪着老伴回了家。孩子的母亲也出了口气：真是谢天又谢地，打个饱嗝放个屁。

2

回到家里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平时这时候，张大妈已经做好饭在家等张大爷回来吃饭了，今天可就没办法了。

张大妈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连翻身都不敢，只要身子一较劲儿就疼得厉害。真不知道张大爷是怎么把大妈给拉扯回家的。大妈家这栋楼还没电梯，亏得住二层，这要是住高点儿……想着都害怕。

张大妈浑身疼，饭是吃不下去了，忙叨了一上午了也没得歇，喝点水总行吧？可倒好，只喝了点水就坏事儿了。大妈一趟一趟地跑厕所，一手扶着墙、一手让张大爷搀着，好不容易挪到了厕所，解决不多就没了，再回床上躺不大会儿工夫又得去，老感觉着要尿裤子。

这来来回回的，大爷心里起了急，大妈心里起了疑。张大妈小时候家里穷，是没怎么吃过猪肉，但地主家杀猪还是有幸见过的。她知道猪有尿脬，就是膀胱，她还听说膀胱这东西就是管解小手的。

“就喝了点水，瞧你这来来回回的。”张大爷不耐烦地说。就事论事，大爷只是不耐烦，完全没有埋怨的意思。张大妈心里也明白，婚都结了四十几年了，老两口儿谁摸不透谁啊！又不是小年轻儿的：又是打又是吵，一觉醒来全都好，

立个字据说不再闹了，弄不对付了接着吵。

“老头子，你说我这一趟一趟的，是不是我这尿脬给摔坏了？”大妈满心疑虑地问。

“你瞎琢磨什么，就是水喝多了！”张大爷也是，不懂装懂，“你养着就行，还挺娇贵。咱家膏药你给搁哪了？我去给你拿一个贴上。”

张大爷真是心疼大妈，扯了三贴膏药都给大妈贴后背上。还一个劲儿地嘱咐：“别瞎动了，你这就是闪了腰，好好躺着！”

3



平时中午，上学的在学校吃，上班儿的在班儿上吃，就张大爷中午回来。今天出了这档子事儿，张大妈是做不了饭了，只能张大爷自己动手了。说是做饭，就是瞎凑合，老年人不都爱凑合嘛？他们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有口热乎的吃就觉得挺舒心。

大爷正准备去做饭，就听见门口有开门的声音。那门是该上油了，合叶发出“吱扭”的声响。你说，大爷又会修车，就顺手把门给修了呗！也保不齐是故意不修的，人老了耳背，有点声响还能知道进来人了，防盗门嘛。

老两口儿正琢磨着：这大中午的谁能回来啊？大妈侧过脑袋来一看，原来是三丫头。这闺女回娘家来了，当妈的心

里头肯定高兴。可张大爷一看是三丫头，脸立马就耷拉了下来，再一看三丫头还哭丧着脸，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甬问，这又是跟婆家闹了别扭，回来折腾来了。

三丫头名叫张晓红，27了，家里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俩哥哥。她爱人叫刘东，最近一阵子，他俩隔三岔五地就闹一通儿，闹完了她就回娘家来。张大妈劝劝能好上两天，过了这劲儿，俩人还得闹，没完没了的。还能因为什么事儿？孩子呗！

张晓红她婆婆家俩闺女一儿子，她爱人是老小。这大姐二姐都已经有了孩子，但毕竟是外姓，当婆婆的就一直盼着能抱上孙子，可这小两口儿结婚三年多了也没个动静儿。头两年是因为张晓红忙着上夜大没工夫要孩子，现在夜大的事儿算是忙活完了，正准备再接着忙活忙活要个孩子，可忙活来忙活去，折腾了一溜够，怎么弄都怀不上。她丈夫刘东就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她也去医院看了，医生也没查出来有什么问题。这不儿，俩人就吵呗！

今天是因为什么呢？大早上起来，一家人本来正准备吃饭呢，张晓红说想煮个鸡蛋吃，嘿，这当婆婆的也不知道怎么了，估计是晚上睡觉枕头垫高了脑袋给硌着了，也没个由头儿就冒出来一句：“不抱窝不下蛋的，吃了也白吃！”好像也不能算是没由头儿，应该是实在憋不住了，当着人面儿就说出来了。

这还了得，张晓红听了这话，碗筷一摔，头都没梳，穿上衣服摔门而出。

在进门儿之前，她已经在小河边儿上转悠了一上午了，

哭得那叫一个惨，现在可能是哭饿了，这才回娘家来了。

“爸。”三丫头叫了一声。张大爷没理她，只是瞅了她一眼，进厨房做饭去了。

“大星期五的，你怎么回来啦？不好好上班！”这身上疼得够呛，可大妈还是跟往常一样，不等闺女开口就先问上了。

“我今天休……妈，你怎么躺着呢，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三丫头这才看见躺在床上的母亲，然后稍微从自己复杂的情绪中缓过点神儿来，心想：妈怎么了？怎么我爸做饭去了？

也难怪她这么想，大白天的，又没到午休的时候，该干活干活，躺着做甚？况且老话儿讲得好，“女儿是妈的贴心小棉袄”。

三丫头走到母亲跟前，本想问问母亲到底哪里不舒服，可又是母亲先开了口：“是不是又跟东子吵架了？”

人老了，眼睛花，这靠近了，张大妈才看清。别的不说，就这眼睛还肿着呢，肯定是哭来着。三丫头呢，以为自己在外面转悠了半天，已经看不出来了。可她错了，她太低估母亲的洞察力了。这当妈的，恨不得自己儿女身上掉了根汗毛她都能看出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最初就是打这儿来的。

“是不是又跟东子吵架了？”大妈这时候的心情用俩词儿形容最恰当——操心，着急。

说着话，大妈想用手撑着身子坐起来，她都忘了自己摔着那回事儿了！可她已经力不从心，一动身上就疼得厉害。

大妈“哎呦”了一声，然后又躺平了身子。

“妈，怎么了这是，哪儿难受啊？”大妈这一“哎呦”，可把三丫头给吓坏了，她从没见过母亲这样过。

在她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刚记事儿时，母亲在厂子里干泥水工。那活儿哪里是女人干的，就连那些老爷们儿都整天喊着“累啊，不行了，哎呦哎呦”的。可她从来没听母亲嘴里蹦出过这些字眼。母亲在厂子里干了一天的活儿不说，回到家里来还得洗衣服、做饭。说句良心话，张大爷为这个家也就是出膀子力气，可张大妈是身心俱疲啊！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为了这个家，为了拉扯大这三个孩子。

张大妈的付出，大概用母性这个词来解释是最恰当的吧，“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我的孩子过不好，我也过不好。”

在三丫头的逼问下，张大妈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把自己从三轮车上摔下来的事儿告诉了她。三丫头接着问母亲，除了疼还感觉哪儿不好，大妈回答说还一个劲儿地跑厕所。

这还了得，三丫头听完担心得不成，“妈，咱们赶紧去医院查查，别是膀胱有毛病了！”

“摔一下能有什么事儿！你就别老瞎折腾，让人操心就成！”张大爷端着冒着热气的饭菜走进屋来，然后带着“热气”说了一句。

“爸，你懂什么啊，你就一老顽固！万一有事儿怎么办？！”三丫头跟父亲急了。这做儿女的要是跟父母急了，当老人的有时候还真没辙。

“没法儿答理你！”唉，当爹的也急喽。

“不行，妈，我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一趟。”

张大妈也劝她说不用去医院，养两天就好，可说到底，大妈是怕给儿女添麻烦。但大妈心里头清楚，三丫头要是下了决心，谁劝都不好使。小子随妈，姑娘随爸啊！

4

张晓红把电话打到了她大哥的厂子里，是一个师傅接的，她大哥正忙着呢。等了一会儿，才接了电话。

“大哥，你赶紧回来，妈摔了！”

张大爷闷着头吃饭，懒得管了。大妈呢，躺在床上喊：“上班呢，别让你大哥来回折腾，回头扣工资！”

三丫头根本就不听。要是平时可能还有个缓儿，今天是绝对没得商量了，甚至还有点较劲的意思。跟谁较劲？跟自己较劲呗！心里不痛快，一时半会儿的那可好不了。

“别问了，严重着呢！”“快点回来吧！”“等会儿，哥，你回来的时候，在马路上叫辆面包车……”“别打岔，听我说完，你直接让司机开到楼底下来。”“赶紧的吧，挂电话了！”三丫头根本不给电话那头儿的大哥再多一丁点儿的询问机会，她就像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一通儿，直接撂了电话。

“哎呀，折腾你大哥干什么，你……”

“别答理这丫头片子，让她使劲儿折腾！”张大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大爷给打断了，或者说是勒令禁止了。然后，大爷将碗筷往桌子上“啪”地一摔，扭脸就出了门儿。

张大妈的大儿子叫张新山，今年38，眼看也是奔四十的人了，是厂子里的普通工人。虽然说他工作的那个厂子是国有单位，这补助费、那补助费的一样不缺，但是一提分房的事儿，次次都没有他的。他一个月下来能开个一百零几块钱，还行吧，万元户是肯定比不上了，但附近的居民差不多都是这生活水平。厂子离家倒是不远，骑自行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

不大会儿工夫，张新山赶了回来。一进家门呼哧带喘的，不等歇就问：“怎么了这是？哪儿摔坏了？”他看见母亲躺在床上，也吓了一跳。

“别问了，快去医院吧！哥，车叫来了么？”

“楼底下呢。”

“咱俩慢点儿把妈搀下去，路上再跟你说。”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都不给大妈插上话的机会。大妈好不容易得了空，说了句：“哎呀，不用啊，上什么医院啊！你听她说呢，不严重啊！”

“哎呀，妈，你就别说了，车都叫来了。我也没说你有事儿，去医院查查不是放心嘛！”三丫头皱着眉头，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她大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来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一头雾水的，二来是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俩人把大妈搀扶下了楼，上了面包车。说实话，其实大